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智利地震

 **E-BOOK**
网络图书·学校专集

智利地震

(德国) 克莱斯特

1647年，在智利王国的首都圣地亚哥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这次地震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就在发生地震的这一瞬间，一个说是犯了罪受到控告的名叫赫罗尼莫。鲁赫拉的西班牙青年，正好站在囚禁他的监狱的柱子旁边，想要悬梁自尽。

唐。恩里克。阿斯特隆是这个城市最富裕的贵族，曾聘请赫罗尼莫任家庭教师，大约在一年以前把他辞退了；因为他同阿斯特隆唯一的女儿唐娜。何塞法关系亲呢。

老贵族阿斯特隆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过女儿，不准她再同赫罗尼莫。鲁赫拉有任何来往；但是，阿斯特隆的骄傲的儿子不怀好意，暗中窥伺，向父亲告发了这对情侣的一次秘密约会，这使阿斯特隆大为震怒，一气之下便把女儿送进了圣母山上的卡美尔派修道院。赫罗尼莫利用侥幸的机会在这里同何塞法重新建立了联系，并且在一个幽静隐秘的夜晚把修道院的花园变成了享受极度幸福的乐园。

耶稣圣体节那天，修女们的游行队伍刚刚向前走动，新近进修道院的姑娘们跟在后面，就在教堂钟响的时候，不幸的何塞法感觉阵痛，晕倒在大教堂的石阶上。

这一意外事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们立刻把这个年轻的罪女送进监狱，根本不管她产后虚弱，她刚刚满月离开产褥，就根据大主教的命令对她进行最严厉的审判。

在这个城市里，人们非常愤怒地谈论这件丑闻，并且以尖刻的言词攻击发生这件丑行的修道院。修道院院长嬷嬷过去由于这个年轻姑娘举止端庄无可指责，曾经对她十分疼爱，但是现在无论是阿斯特隆家庭出面求情，还是院长嬷嬷存心搭救，都无法减轻按照修道院的法规对姑娘进行的严厉惩罚。唯一可能的办到的事情，便是通过总督的命令对原判的火刑改为斩首，即使这样，圣地亚哥的太太小姐们对此还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在行刑队伍将要经过的街道两旁所有的窗口都被人租赁，屋顶也被拆除。这个城市虔诚的女儿们纷纷邀请自己的女伴，情同手足地欢聚在一起，共同观赏这出为天主报仇的好戏。在这期间，赫罗尼莫也已身陷囹圄。当他得知事态发生突变，几乎失去知觉。他企图越狱，但无法成功：不管他怎样想尽各式各样大胆的方法，到处都撞着门闩和墙壁，他设法锉断窗上的铁栏，可惜被人发现，结果对他的监禁更加严厉。他跪倒在圣母像前，以无限的热诚祈求她--现在她是唯一能拯救他的人。可是那可怕的日子已经来临，他心中确信自己的处境已经完全无望。伴送何塞法前往刑场的钟声敲响了，绝望占据了他的心灵。他憎恨生活，决定用一根偶然留下来的绳子悬梁自尽。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他刚巧站在墙边的柱子旁，把绳子系在嵌入柱子接缝中的铁扣上，这条绳子将要使他脱离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就在这时，突然一声巨响，仿佛天崩地裂，这个城市的绝大部分顿时应声倾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全都埋葬在废墟之下。

赫罗尼莫。鲁赫拉惊骇得目瞪口呆；同时，他的整个知觉仿佛已被击

得粉碎，他当时立刻抱住他本来想用以自尽的柱子，免得跌倒在地上。大地在他的脚下摇动，监狱的所有墙壁全都裂开，整座房屋已经倾斜，正朝街道倒去，只因为倒得缓慢，与对面倒过来的房屋碰到一起，偶然构成了一个拱形，才阻住了监狱房屋的全部倒塌。赫罗尼莫毛发悚然，浑身颤抖，双膝象要折断一样，他滑过已经倾斜的地板，爬出由于两座房屋倒下时相撞，在监狱的前壁打开的豁口。他刚好逃到屋外，就发生第二次地震，整条街道原来已经受到剧烈震动，这时完完全全崩塌。他失魂落魄，不知道如何才能逃出这次巨大的浩劫，他匆匆走过瓦砾和断梁，向最近的一个城市奔去，这时死神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这儿有一座房屋正在倒塌，砖石远远地飞到四处，把他赶到旁边的一条街上；那儿火焰熊熊，从一切屋脊中涌出一股股浓烟，十分可怕，又将他赶到第三条街上。这儿躺着一堆被砸死的人，那儿瓦砾底下还有人在呻吟；这儿燃烧着的房屋顶上有人在向下呼救，那儿人们和牲畜在波浪里挣扎；这儿勇敢的援救者正在努力救助别人，那儿有一个人脸色死白，默默地举起颤抖的双手伸向天空。等到赫罗尼莫赶到城门口，爬上城外的一座小山，他便失去知觉，晕倒在山坡上。

在最严重的丧失知觉的状态中，他大概昏迷了一刻钟，后来他清醒过来，背向城市站起来。他摸摸自己的前额和胸口，对于自己的境遇，不知怎么办好；从海上吹来一阵西风，吹醒了他复苏的生命，他极目远眺，看到了圣地亚哥周围繁花似锦的郊区，感到一种不可言状的喜悦。只是到处可以看见惊惶失措的人群，使他心中非常苦闷；他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把他和他们引到这里来的。一直等到转过身子，看见了身后已经倾覆的城市，他才想起自己经历过的可怕的瞬间。

他深深地伏下身去，把前额贴在地上，感谢天主神奇地拯救了他；同时仿佛这刻印在他心头的可怕的印象，把他过去所有的印象统统从心中排除出去，他因自己还能享受这充满着五光十色的诗般景象的可爱生活，而喜极泪下。

接着，他看到手上的戒指，忽然想起了何塞法，想起了与她的事有关的他坐过的监狱，在那里听到的钟响，以及监狱没有倒塌前一瞬间的情形。他胸中又充满了无限的忧郁；他悔恨刚才做过的祈祷，而且觉得这位统治万物的神明非常可怕。到处都是携带救出的财物从城门里涌出来的人群，他混入这些人中间，鼓足勇气怯生生地打听阿斯特隆女儿的下落，不知她是否已经处死；但是没有人给他详细的答复。

有一个妇女背着沉重的行李，压得她的脖颈几乎弯到地上，怀里还系着两个孩子。

这个妇女从旁边走过时说，她好象亲眼看见阿斯特隆的女儿已经斩首处死。赫罗尼莫转回身来；他计算了一下时间，对执行死刑的事不能再产生怀疑，便在一片孤寂的树林里坐下，沉浸在极度悲伤之中。他希望，自然的破坏力最好重新降临到他的头上。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竟然逃脱了他凄苦万状的心灵寻求的死神，而且恰好是在那样的瞬间，当时死神正从各个方面自动出现在他的面前来拯救他。他下定决心，即使现在这片橡树被连根拔起，树梢向他身上倒下，他也决不再动一动了。

等他痛痛快快地哭过一场之后，在热泪之中又升起一线希望，他站起身来，走遍郊野的四面八方。他找遍了人们聚集的每一个山颠；他寻遍了还有逃难的人群正在行走的每一条道路；只要哪个地方有妇女的衣衫在风中飘

动，他的颤抖的双脚就迈向那里；但是都没有找到阿斯特隆的可爱的女儿。落日即将西沉，他的希望也随之快要幻灭。这时他走到一座山崖的边缘，望到一个宽阔的，只有很少人来的峡谷。他穿过一队一队的人群，犹豫不决，不知该干什么，他正要转身走去，忽然看见流灌这片山谷的泉水边有一个青年妇女，正在泉水里给一个孩子洗濯。看见这番景象，他的心快要跳出来了；他满怀预兆地跃过岩石，向下走去，喊着：“噢，神圣的圣母呵！”那少妇听到声音，胆怯地回头张望，这时他认出了她是何赛法。这两个不幸的人由于上天的奇迹得到了拯救，他们互相拥抱，感到何等的欢乐啊！

原来何赛法在押赴刑场的路上，忽然间房屋轰隆隆倒塌下来，整个行刑队伍顿时四下逃散。当时离刑场已经很近。她起初非常惊惶，就向着最近的城门奔去；但是不久她又恢复了神志，便转过身来，向修道院奔去，那里有她幼小的，孤苦伶仃的孩子。她发现整个修道院已处于熊熊烈火之中，修道院院长嬷嬷在何赛法生命的最后时刻曾经答应过她，要替她照料好这个婴儿，此时正站在门前，呼喊人们救出这个孩子。何赛法勇敢地冲过向她扑来的阵阵浓烟，闯进四壁已在坍塌的房屋，仿佛所有的天使都在冥冥中庇护着她，她很快就带着孩子走出门来。丝毫未受损伤。

院长嬷嬷在她头上合拢双手向她祝福。她正要投入院长嬷嬷的怀中，这时房屋的一部分山墙倒塌下来，把院长嬷嬷和几乎所有的修女都统统砸死，情形极其凄惨。何赛法看到这番可怕的景象，吓得倒退几步；她匆匆地合上了女院长的眼睛，惊恐万状地带着上天又一次赐给她的，从毁灭中抢救出来的亲爱的孩子，逃离了这个地方。

她走了没有几步路，就碰到大主教的尸首，有人刚才把这具粉身碎骨的尸首从大教堂的瓦砾堆里拖了出来。总督的宫殿也已倒塌，曾经审判过她的法院正在燃烧，她父亲的住宅所在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湖泊，沸腾着红色的蒸气。

何赛法集中她所有的力量，镇静下来。她抑制住心中的悲伤，抱着她劫后余生的孩子，勇敢地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当她走近城门口时，看见赫罗尼莫曾在里面悲叹过的监狱，也已变成一片废墟。她一见这个景象几乎站不住了，神情恍惚，就要在街角上晕倒下来；可是在这一瞬间，一座由于剧烈的震动已经完全散了架的房屋在她后面倒塌下来，驱使她赶紧逃命，这一吓反而使她有了力气；她亲吻了一下孩子，擦掉眼里的泪水，不再去注意周围的惨象，来到城门口。

等她到了郊外很快就断定原来往在崩坍的房屋里的人，未必个个都被砸死。在下一个叉道口上，她停住脚步翘首张望，看看除了小菲利普外她在世界上另一个最亲爱的人是否还会在她面前出现。因为没有这样的人过来，而来的却是纷纷嚷嚷的一批批人群，她又继续前行，然而又一再回头，一再待；她流下了无数的眼泪，最后悄悄地来到松树荫遮掩的幽暗的山谷，想为她以为已经去世了的爱人的灵魂祈祷祝福，不料在这山谷里看到了他--最亲爱的人，真是幸福极了，仿佛这山谷就是伊甸乐园。现在她无限感慨地把所有一切经过都讲给赫罗尼莫听，讲完了以后，把孩子递给他，让他亲吻。

赫罗尼莫把孩子抱过来，爱抚着他，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父亲的欢乐，孩子看到陌生人的面孔哭了起来，他就非常亲热地在他的小嘴上吻个不停。这时，美丽无比的夜幕低垂，充满着温和而馥郁的芳香，银光熠熠，异常宁静，这样的景象只有诗人的梦幻才能想象出来。沿着山谷的泉水边，在皎洁

的月光下，人们到处用苔藓和树叶做成柔软的卧床，在经历了这么痛苦的一天之后，想躺下来休息，可怜的人们都还在悲叹：有的损失了房屋，有的失去了妻儿，有的丧失了所有的一切，所以赫罗尼莫和何赛法便悄悄地走进一片更为稠密的丛林，免得他们心灵上隐秘的喜悦妨碍别人。他们找到了一棵亭亭华盖似的石榴树，它结满飘着清香果实的枝杈向四周远远地伸展，树梢上有一只夜莺在欢乐地歌唱。就在这里赫罗尼莫靠着树干坐下，何赛法拥在他的怀里，菲利普放在她的膝间，他们盖着赫罗尼莫的大衣安静地休息了。他们还没有入梦之前，月光下的树影已经从他们身上移去，月亮失去光辉，晨曦已经来临。因为他们谈了无数的事情，谈到了修道院的花园，谈到了两人囚居的监狱，谈到了他们彼此为对方所受的各种痛苦，但是当想到，有多少苦难降临到世界上来，他们才有今天的幸福，他们是多么的激动啊！他们决定，等到地震一停，他们就动身到康塞普西翁去，何赛法能个非常知己的女友在那里，她希望从这位女友处借到一些钱，然后从那里乘船去西班牙，赫罗尼莫在西班牙有母亲方面的亲戚，到了那儿他们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办法决定之后，他们一再热烈地亲吻，然后才入睡。

他们一觉醒来，太阳已经高高升起，他们看到临近的许多人家都已经升了火准备早餐。赫罗尼莫也正在想着，怎样才能为他的家属找到食物，这时有一个衣冠楚楚的青年男子抱着一个婴儿向何塞法走来，谦逊地问她：“她是否愿意让这个可怜的孩子暂时在她这里吃一口奶，因为孩子的母亲受了伤，躺在那边树下。何塞法一眼看出他是个熟人，不免有些慌乱；对方却误解了，又继续说到：“只要吃一会儿工夫就够了。唐娜。何塞法，这个孩子自从我们大家遭遇不幸的那个时候起，还没吃过一口奶呢。她便回答说：“刚才我沉默不语，---是因为别的原因，唐。费尔南多；在这样可怕的时候，谁也不会拒绝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和别人分享的。”说着便接过这个陌生的孩子，抱在怀里给他喂奶，而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赫罗尼莫，唐。费尔南多对于这样的善心好意非常感激，问他们是否愿意同他一起参加到那群人当中去，那里现在正在火旁准备早餐。何塞法回答说，她很乐意接受这个提议，因为赫罗尼莫对此也不反对，她就跟着费尔南多来到他的家属所在的地方。在那里她受到唐。

费尔南多的两个小姨子最热忱和最亲切的接待，她认识这两位年轻的，值行尊敬的太太。唐。费尔南多的夫人唐娜。埃尔维莱由于脚部受了重伤躺在地上，她看见自己饿极了的孩子躺在何赛法的怀里吃奶，非常亲切地把她拽到自己身边坐下。费尔南多的岳父唐。佩德罗肩膀受了伤，他也慈爱地向她点头致意。

在赫罗尼莫和何赛法心中产生了一些奇妙的感想。他们看到人家以这样的信任和好意招待他们，他们真是不知道，对于过去的事情，对于刑场，对于监狱，对于钟声，应该怎么想法，他们是否是在做一场梦呢。人们的心自从被那可怕的打击震撼以后，仿佛统统都已互相和解。人们对于地震以前的事，什么都回忆不起来了。

只有唐娜。伊莉莎白，昨天早晨一个女朋友曾经请她一起去看行刑的场面，可是她谢绝了邀请，她现在有时以一种梦幻的目光看着何赛法；但是人们一谈到新的悲惨的事件时，才将她几乎脱离当前世界的灵魂又重新招引回来。有人谈到，城市在第一次大地震以后，立刻看到街上挤满妇女，当着男人的面生下了孩子；僧侣们手里拿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圣像四处乱跑，

并且叫喊着：世界末日来临了；有一个卫兵按照总督的命令要一座教堂的人撤离，但有人回答说：智利已经没有总督了；总督在这最可怕的时刻，不得不下令竖起绞架，以制止盗窃横行；有一个无辜的人从一座燃烧着的房屋的后门逃了出来，被房屋的主人随便轻率地抓住，立刻也被送上了绞架。

何赛法热心地替唐娜。埃尔维莱护理创伤，埃尔维莱趁大家谈得热闹的时候，利用机会问何赛法：在这可怕的日子里她是怎样度过的。何赛法心情沉重地向她扼要地谈了一些经过情况，她看到泪水从这位夫人的眼眶中涌出，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唐娜。埃尔维莱抓住她的手，紧紧地握着，并示意要她别说下去了。何赛法觉得自己真是幸福无比。一种她不能自制的感觉告诉她，已经过去的昨天不论它给世界带来多大的苦难，却也是上天从没有赐与这个世界的一件大恩惠。的确，正是在这悲惨的瞬间，人类的所有物质财产遭到毁灭，整个自然界险些儿全部沉沦，而人类的博爱精神却象一朵美丽的鲜花，开放出来。在目力所及的原野上，各个阶层的人们混杂躺在一起，有王侯和乞丐，有贵妇人和农家女，有官吏和雇工，有修士和修女，他们互相同情，互相帮助，他们从地震中抢救出来赖以活命的东西，都高高兴兴地分给别人，仿佛这场普遍的灾难，将所有死里逃生的人，都结成了一个大家庭。

现在人们所谈的，并不是茶余饭后聊天助兴的那些毫无意义的闲话，而是关于伟大行为的事例：平时聚会时不大为人重视的一些人，这时却表现得象罗马英雄一样的伟大；勇敢无畏的行为，藐视危险欣然赴难的举动，自我克制勇于牺牲的精神不胜枚举比比皆是。他们仿佛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毫无价值，可以随便抛掉，又可以一抬脚步重新找回来似的。确实，没有一个人在这一天不碰到某种动人的事情，或者自己没有做出某种侠义的行为，所以，在每个人的痛苦的心胸里混杂了这么多甜蜜的喜悦，以致于就象何赛法认为的那样，人们普遍幸福的总和，是否一方面所减少的数目，就是另一方面所增加的数目，这话根本讲不清楚。赫罗尼莫和何赛法两人把观察到的这些事情在心里默默地仔细思考之后，他便挽着她的手臂，以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欢畅心情，带着她在浓荫覆盖的石榴树林中走来走去。他对她说，人们的心情既然处于这样的情绪之中，周围环境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便想放弃原来的决定，不再乘船前往欧洲；总督在他的事情上面总是表现得乐于帮忙，倘若总督还活在世上，他将跪在总督面前求情，他希望(这时他吻了她一下)同她一起留在智利。何赛法回答，她也有同样的想法，倘若她的父亲还在人间，她也不再怀疑会和父亲言归于好；可是她劝赫罗尼莫与其跪在总督面前求情，倒不如先去康塞普西翁，从那儿给总督写一封请求宽赦的信件为好，因为那里好歹离港口很近，如果好，请求宽赦之得到预期的结果，那么再返回圣地亚哥也很容易。赫罗尼莫稍微考虑了一下之后，对这一聪明谨慎的计划表示赞同。他又带着她在林间小路漫步了一会儿，对光明幸福的未来充满着憧憬，然后同她一起回到那些朋友身边。

这时已是下午，地震逐渐减弱，分散成一堆一堆的逃难者的情绪也稍稍平静下来，这时消息已经传开：在这次地震中唯一得到幸免的圣多明尼克教堂里，修道院的院长神父将亲自主持一次庄严隆重的弥撒，祈求上苍不要再降灾祸。人们已经从各处纷纷动身，匆匆忙忙地象潮水一样涌向城里。在唐。费尔南多这群人中也已提出了这个：他们是否也应该去参加这一隆重的仪式，是否也要加入到大家的队伍里面去。唐娜。伊莉莎白带着几分忧虑，

提醒大家别忘了昨天在教堂里发生过多么不幸的事件；再说象这样一种感恩弥撒，日后一定还会多次举行，那时候再参加，人们的心情就会更加愉快更加平静，因为危险已经过去了。何赛法立刻兴奋地站起来说，她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迫切地想要匍匐在造物主的面前祈祷。因为天主这样奇妙地发挥了他那不可思议的神威。唐娜。埃尔维莱热烈地表示赞成何赛法的意见，她坚持主张，大家应该去听弥撒，并且要唐。费尔南多率领大家一同前去，于是所有的人，包括唐娜。伊莉莎白在内都从坐的地方站了起来。

但是，人们看见唐娜。伊莉莎白呼吸十分急促，出发的准备，做得迟迟疑疑，问她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她回答说，她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唐娜。埃尔维莱便安慰她，并且劝她，留在她和她有病的父亲身边。何赛法说：“唐娜。伊莉莎白，那么请您替我带着这个小宝宝，您看，他又跑回到我的身边来了。”“很好，”唐娜。伊莉莎白回答说，并准备把他接过来；可是孩子因为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伤心地哭了起来，说什么也不肯让唐娜。伊莉莎白抱他，因此何赛法便微笑着说，那他就把他带在身边吧，接着亲热地吻他，又使他安静下来。唐。费尔南多看到何赛法的行为举止十分高贵娴雅，非常满意，便向她伸出胳膊；抱着小菲利普的赫罗尼莫，则领着唐娜。康斯坦彻，他们当中其他的一些人都跟在后面，队伍就是以这样的次序走向城里。

队伍一走，唐娜。伊莉莎白就悄悄地和唐娜。埃尔维莱谈话，语气十分激烈，队伍几乎还没有走出五十步远，人们就听到唐娜。伊莉莎白叫喊“唐。费尔南多！”的声音，并且看到她迈着忙乱的步伐追赶队伍。唐。费尔南多停住了，回过头等候着她，依然紧紧地挽着何赛法，这时唐娜。伊莉莎白走到相当的距离就站住了，仿佛等着他迎上前去，唐。费尔南多问她，有什么事。唐娜。伊莉莎白虽然露出不情愿的样子，却还是走近他的身旁，在他耳边悄说了几句话，但时没让何赛法听见。“是这样的吗？”唐。费尔南多问道，“那么由此会发生什么灾祸呢？”唐娜。伊莉莎白带着一副惊惶失措的面孔又在他耳边说了几句。唐。费尔南多的脸上由于愤慨泛起一阵红晕，他答道，那好吧，叫唐娜。埃尔维莱放心好了！说完带着何赛法走了。

他们来到圣多米尼克教堂时，已经可以听到管风琴奏出的悦耳动听的音乐，教堂里万头攒动，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的人群一直站到大门外面的教堂广场上，孩子们攀在高墙上的画框架上，手里拿着帽子，眼里充满着期待的目光。所有的枝形吊灯都向下放射出光芒，大厅里的柱子在薄暮中投下神秘的影子，教堂最后面的巨大的，装有彩色玻璃的蔷薇形花窗，在夕阳的映照下，象晚霞一样发出五彩缤纷的光辉。现在管风琴停止演奏，整个会场一片静寂，仿佛谁都是哑巴，不会发出一点声响。还从来没有一座天主教的教堂，象今天圣地亚哥的圣多米尼克教堂一样，有这样热情的信仰火焰升向天上；也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心灵，会比赫罗尼莫和何赛法的心灵，产生更加炽烈的信仰热诚！

庄严的典礼从讲道开始，年龄最大的唱诗班神甫其中的一个穿着节日的法衣，站在讲台上谆谆训诫。他举起颤抖的，被法衣裹着的双手，高高地伸向天空，对于人们还能在世界上这块变成废墟的地方向天主喃喃祈祷，表示对神明的颂扬，赞美和感恩。他描述了因全能的天主的示意所发生的事情：末日审判也不可能比它更加可怕；当他说到昨天的地震时，用手指着教堂的

一道裂缝，说这仅仅是末日审判日的预兆，整个会场里的听众都产生一阵毛发悚然的感觉。他接着以神甫惯有的口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谈到这个城市道德沦丧，伤风败俗；他攻击了一些即使在索多姆和戈莫拉也不会发生的严重罪行。他说这个城市所以没有从地面上完全消灭，只是由于天主无比宽厚，慈悲为怀。赫罗尼莫与何赛法这两个不幸的人，听了这些说教已觉心肝皆摧，神甫却接着详细地叙述了发生在卡美尔派修道院花园里的罪恶行为，这些话就象尖刀一样刺透他们已经碎裂的心窝。神甫继续说道，这样的罪行，居然在世上有人姑息，这简直是亵渎天主，他用尽了诅咒的言词，指出了犯罪者的名字，并要求把他们的灵魂交给狱里的魔王！

靠着赫罗尼莫手臂的唐娜。康斯坦彻浑身颤抖，叫道：“唐。费尔南多！”可是费尔南多尽可能地用着重口的吻悄声的语气回答，在这两者并行不悖的情况下：“您别吭气，唐娜，您连眼珠也不要转动，假装您已经晕过去失去了知觉，接着我们就离开教堂。”然而不等唐娜。唐斯坦彻采取这个巧妙的脱离危险的计策，便有一个声音打断了神甫的说教，大声喊道：“圣地亚哥的公民们，你快身远点，亵渎上帝的人就站在这里！”惊讶的人群立刻在他们身边围了一大圈，这时另一个声音惊慌地问道：“在哪里？”--第三个人回答道：“在这里！”说着便怀着满腔神圣的义愤，凶残地抓着何赛法的头发要把她拖倒，如果没有唐。费尔南多扶住她，她一定抱着费尔南多的儿子一起摔倒在地。

“你们发疯了吗？”这个年轻的绅士喊叫起来，一面用手臂抱任何赛法说：“我是唐。费尔南多。奥尔梅斯，你们大家都认识的本城城防司令的儿子。”“你是唐。

费尔南多。奥尔梅斯？”一个补鞋匠站到他的面前叫道，这个补鞋匠曾经为何赛法补过鞋，对她本人的认识程度，至少同对她纤细的双脚一样清楚。“谁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他以种厚颜无耻的傲慢神情转向阿斯特隆的女儿问道。唐。费尔南多听他这么一问，脸色变得苍白。他一会儿怯生生地看看赫罗尼莫，一会儿扫视一下周围的人群，看是否有人认识他。何赛法为这可怕的形势所迫，嚷道：“这不是我的孩子，佩德里约师傅，你别误会”，说这话的时候，她的心中感到非常恐惧，看着唐。费尔南多。她又说：“这位年轻的先生是唐。费尔南多。奥尔梅斯，本城城防司令的儿子，你们大家都认识城防司令！”鞋匠问道：“你们这些公民中有谁认识这个年轻人？”周围站着的好几个人反复地喊道：“谁认识赫罗尼莫。鲁赫拉？请站出来！”恰巧在这时候，小胡安因被吵嚷声所惊，从何赛法胸前扑向唐。费尔南多的怀中。于是一个声音叫喊道：“他是父亲！”另外一个声音说：“他就是赫罗尼莫。

鲁赫拉！”第三个声音说：“他们就是亵渎上帝的罪人！”所有聚集在教堂里的天主教徒们都高喊：“拿石头砸死他们！拿石头砸死他们！”这时赫罗尼莫说话了：“住手！你们这些没有人性的家伙！如果你们要找赫罗尼莫。鲁赫拉，那他就在这一！”

放开那个人，他是无辜的！”

狂怒的人群听了赫罗尼莫的话心里糊涂，都愣住了，好几双手放开了唐。费尔南多。也就在这时，一个官阶相当高的海军军官赶了过来，他挤开骚乱的人群，问道：“唐。费尔南多。奥尔梅斯！您这儿出了什么事了？”费尔南多现在完全自由了，他以一种真正富有英雄气概的沉着镇静回答说：“啊，您看，唐。阿隆索，这伙杀人的魔鬼！倘若不是这位可敬的人自称是赫罗尼

莫。鲁赫拉来平息这些发狂的群众，我早就没命了。可否请您把他和这位年轻的太太保护性地拘留起来；至于这个卑鄙的家伙，“说着他一把抓住佩德约师傅，“也请您逮捕，整个骚乱都是他煽动起来的！”

鞋匠叫喊起来：“唐。阿隆索。奥诺莱哈，我问问您的良心，这个姑娘是不是何赛法。阿斯特隆？”唐。阿隆索是非常熟悉何赛法的，现在迟迟不作回答，因而有些人的怒火又重新燃起，他们喊道：“她就是何赛法，她就是何赛法！”“处死她！”于是何赛法把赫罗尼莫一直抱着的小菲利普连同小胡安一起交给唐。费尔南多的怀里，说：“您走吧，唐。费尔南多，您把您的两个孩子救出去，让我们听天由命好了！”唐。费尔南多接过两个孩子说，他宁可是不活，也不能听任他的同伴受害。他向海军军官借了他的宝剑，便挽着何赛法的手臂，并叫后面的一对人----赫罗尼莫和唐娜。康斯坦彻----跟着他。人们看见他们作了这些准备以后，倒起了敬畏之心，为他们让开了路，他们果真走出了教堂，以为已经脱险。

可是他们刚走到同样也挤满了人群的教堂门前的广场上，跟在他们后面的发狂的人群中有一个声音便叫喊起来：“公民们，这个是赫罗尼莫。鲁赫拉，因为我是他的生身父亲！”说着举起大头棒，把唐娜。康斯坦彻旁边的赫罗尼莫用力一击，打倒在地。”圣母玛丽亚！”唐娜。康斯坦彻叫喊起来，想逃到她姐夫的身边；可是一阵叫骂声，已经响起：“修道院里的淫妇！”“从另一边又打来一棒，把她打死在赫罗尼莫的旁边。”“你这魔鬼！”一个陌生人的叫喊起来：“她是唐娜。康斯坦彻。哈莱斯啊！”鞋匠回答说：“他们干吗要欺骗我们！快去找真正的淫妇，把她弄死！”唐。

费尔南多一眼瞥见康斯坦彻的尸体，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拔出宝剑，挥动着，向引起这一惨事的杀人狂砍去，如果后者不是转过身避开这愤怒的一击，必定被劈成两半。但是因为唐。费尔南多根本不可能制服向他涌来的人群，何赛法便喊道：“唐。费尔南多，您带好您的两个孩子，再见吧！”----又道：“杀死我吧，你们这些嗜血成性的野兽！”说着自动跳到那群凶手中，为了结束这一场争斗，佩德里约师傅举起大头棒把她打死，何赛法的鲜血溅得他满身都是，“快把这个私生子跟她一起送进地狱去！”他嚷道，不嫌杀人不够又重新逼了过来。

唐。费尔南多，这位天神般的英雄，现在背靠着教堂站着；他的左手抱着两个孩子，右手握着宝剑。一剑砍下，寒光所至就有一个人倒在地上；一头狮子也不可能比他防卫得更好。已经有七个嗜血成性的人死在他的面前，这群魔鬼般的暴徒的头目自己也受了伤。但是，佩德里约师傅不肯罢休，直到他从唐。费尔南多的怀中抱过一个孩子，抓住孩子的脚在空中旋转，然后把他在教堂柱子的一个棱角上摔得粉身碎骨方才住手。这时广场上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纷纷离去。

唐。费尔南多看见他的小胡安，脑浆迸裂，躺在自己的面前，举目仰望天空，感到不可名状的痛苦。那位海军军官又出现在他的身边，想法安慰他，并向他声明，在这次不幸事件中，他袖手旁观，没有挺身而出，虽然也有一些情况可以为他辩解，但还是感到十分后悔；可是唐。费尔南多说，对他无可指责的，他只是请求海军军官，现在帮他搬走尸体。

在夜幕初降的昏暗中，他们把所有的尸体都抬到唐。阿隆索的家里，唐。费尔南多跟在后面，在小菲利普的脸上滴了许多眼泪。他也在唐阿隆索家里过夜。对于这次不幸事件的全部经过，长期以来他用了许多虚构的情节，

瞒着他的夫人，一则因为她在病中，二则因为他也不知道，她对于他在这次意外事件中的态度将作如何评价；但是过了不久，偶然间来了一个客人，把这件事情的全部经过都告诉了她，这位贤惠的夫人只是暗地里痛哭一场，宣泄她母性的悲痛。一天早晨，她带着残余的晶莹的泪水投入丈夫的怀抱吻他。于是，唐·费尔南多把菲利普同胡安相比较时，想到他如何获得这两个孩子的经过，他似乎觉得应该高兴才是。

